

觀音——半個亞洲的崇拜對象



鄭僧一原著
顧法嚴校訂
鄭振煌中譯

原載於七六年十一月美國芝加哥大學「宗教學史」(History of Religions)第16卷第2期

鳩摩羅什譯本所列舉的三十三種示現，絕不是完整無缺的。

竺法護提到二十二種示現，現存的梵文本十六種，根據 Wangyal 格西說藏文本也是十六種；相對的是，楞嚴經有三十二種，大乘莊嚴寶王經有二十種。清朝的一張畫顯示觀音現公牛身度一位屠

夫；在日本，觀音則甚至被認為曾經應身為供奉在伊勢的天照大神^④。大乘莊嚴寶王經又說：「彼聖觀自在功德神力，為盲冥者而為明燈，陽燄熾盛為作蔭覆，渴乏之者為現河流，於恐畏處施令無畏，病苦所惱而為醫藥，受苦有情為作父母，阿鼻地獄其中有情令見涅槃之道^⑤。怡山然禪師（皎然？·773年最享盛名），效法觀音，願「疾疫世而見為藥草，救療沉疴；饑饉時而化作

稻梁，濟諸貧餒」^{④2}。

正如德清（號憨山，1546-1623）所說的，「法身無體，以悲為體」^{④3}。在蘇東坡（1036-1101）詩中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」^{④4}。觀音的法身滲透所有心性，涵括萬物，如「一月普印千江，千江悉現全月，一春普育萬卉，萬卉各具春光之妙」^{④5}。此中印是指的萬事萬物，起而復滅；月是指的自性，如如不動，始終為一。

觀音「雖曰以種種形，惟是一真，雖曰遊諸國土，不離當處」^{④6}。「蘇東坡引人深思的詩句則說：「觀音不來，我亦不往。水在盤中，月在天上」^{④7}。水清月現；鏡明照臨。這覺悟了的自性的出現，是無法用言語形容，也無法想像得出來，既無名字，也無形相的。諸聖名之為觀音——被聽到的自性之聲。

惠能（638-713）說：「自性迷即是眾生，自性覺即是佛，慈悲即觀音」^{④8}。「德清警告說：「若無慈悲，則佛亦不出世，亦無法可說也」^{④9}。「悲華經以神秘但明確的語句描述觀音的授記。「爾時，寶藏佛尋為（轉輪聖王太子）授記：善男子，汝觀天人及三惡道一切眾生，生大悲心；欲斷眾生苦惱故，欲斷眾生諸煩惱故，欲令眾生住安樂故，善男子，今當字汝為觀世音」^{⑤0}。

儒者學習如何效法孔孟的仁義道德，佛徒則學習如何效法，佛菩薩的大慈大悲，並為眾生的緣故成佛菩薩，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諸佛是已成之佛。」及一切佛是我等師，一切聖賢是我同學」^{⑤1}。

佛陀說：「我的弟子只要實行崇高的覺悟之道，就可以成佛」^{⑤2}。「觀音也是從凡夫修起的。

法華經以生動而富有戲劇性的辭句，敘述觀音保護攜帶珠寶的商人免受盜賊劫掠，保護水手免於沉舟之厄，保護罪犯免於受刑。婦女可以求助觀音，獲得他們想要的孩子。一個人念觀音時，火就會熄滅，刀劍成破片，敵人變得仁慈，械具自動脫落，咒詛「還著於本人」（在添品法華經中，這句話說得更得適切，「彼即轉回去」），猛獸逃走，蛇也不再有毒。在恐懼和災禍之中，給我們無畏（「安全」或「信心」）的就是他，因此，在這個

業果輪迴的世界中，他被稱為「施無畏者」^{⑤3}。

在崇尚信仰層次的佛教中，觀音是避難所和保護者，他「亦遊戲地獄，大悲代受苦」^{⑤4}。「不過，細想起來，觀音實在表現的是一個大悲者的典範，這大悲者知道，「就某方面來說，所有苦難都是他的苦難，所有『眾生』都是他內在自性的不同面目」^{⑤5}。「雲雀傷了翼，天使停止了歌唱。」菩薩「以一切眾生病，是故我病」^{⑤6}。

唐李翱（772-841）問藥山（惟）儼禪師（751-835）說：「如何是惡風吹船，飄落鬼國？」意指觀音保護海員不令遭沉舟之危的話。師曰：「李翱小子，問此何為？」這位唐代的大文人兼刺史佛然惡形於色，師曰：「如此，便是惡風吹船，飄入鬼國也。」真德秀（1178-1235）於是結論說：「利欲熾然，即是火坑；貪愛沉溺，便是苦海；一念清淨，烈燄成池；一念警覺，船到彼岸；災患纏縛，隨處而安；我無怖畏，如械自脫；惡人侵凌，待他橫逆，我無忿嫉，如獸自奔。讀是經者，作如是觀，則知普陀大士真實為人，非虛語也。」^{⑤7}

宋孝宗（1163-1189在位）曾看過觀音像手持念珠，在當時並不是一件特殊的事，四川大足現存的石雕就可以證明這一點。孝宗問旁邊的和尚說：「何用？」僧人回答：「念觀音菩薩」。問：「自念則甚？」曰：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^{⑤8}歸依觀音，就是在自身內尋找觀音。

觀音的三十三示現和十四「無畏施」，提供了一個圖像的寶藏，不僅啟發了高層次的信仰，也滿足了通俗宗教的需要——一位可以有求必應，並支持信仰者克服生命中的恐懼和不安的人格化的「神」^{⑤9}。雖然佛陀告誡不可「占相吉凶」，但1237年和1269年編輯的天台宗的史籍中，却提到二種觀音籤的靈驗：浙江紹興圓通（觀音之別名）寺有一百三十籤，目前已遺失；杭州天竺寺有一百籤，最近在北京一尊佛像的「腹」中發現，鄭振鐸教授加以出版，這些籤詩充滿民間傳說，並且附有精細的木刻圖解，其日期可以遠溯至十三世紀初葉^{⑥0}。佛教是一個宣稱佛與眾生平等、貧賤與富貴平等、佛陀和其弟子稱女信徒為「姊」的宗

教⁶¹，佛的去世對其弟子來說，是「猶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喪亡。⑥2」在這樣一個宗教裏，如果發現浙江鄉下的婦女與人閒談觀音，就好像是談到她們的姊妹一般，實不足奇。吳承恩（1582年歿）在他的通俗小說西遊記裏，雖然把天上所有的神佛上帝，嘲謔殆盡，却對觀音採取不同的態度，把她描繪成仁慈可親，有時甚至帶有愛慕的意思⁶³。

佛教一度是知識份子的智慧事業，僧人的道德和行爲是認爲理所當然的⁶⁴。幾位唐宋名詩人，便是深受法華經所吸引的文人。李商隱（812-56）是一位終生的愛好者，他在病苦和危難之中，視法華經爲最好的慰藉⁶⁵。杜甫（712-70）時常引用法華經詞彙和文句，蘇東坡則採用觀音偈的句子，並認爲：「（符咒）還著失慈，當云兩家都沒事」⁶⁶。甚至在唐朝以前，觀音已經深植於知識份子的意識之中，因此當時流行者所謂的觀音語，隋遺盧思道（535-86）出使陳國，陳王摘取經上的一句話作弄他：「是何商人，齋持重疊？」盧思道以觀音語機巧地回道：「忽遇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刹鬼國。」⁶⁷觀音的圖像也啓發了信仰，就像詩書名家及大學創辦人的葉恭綽（1881-1968）所說：「信仰原從審美來，人生鈴鑰爲君開⁶⁸」。

陸沉（1110-94）是一位宋朝官員，也是愛國詩人陸游（1125-1210）的堂兄（陸沉的墓誌銘即陸游所寫），他每天誦一次69,505字的法華經（約等於四部福音及使徒書的總字數），持續達三十年，八十歲以後更每天誦三次，他每天晨起即澡浴，焚香並唱自作偈曰：

「盥手清晨貝葉開，不求諸佛不禳災。

世緣斷處從他斷，切火光中舞一回」⁶⁹。

鳩摩羅什流暢動人的法華經譯本，廣爲中日各宗派各階層人士所閱讀，它在中國被稱爲「諸經之王」，在日本被稱爲「護國三經」之首，（其他二經是金光明經和仁王經，分別載於大正大藏經第663和246）。著名的長安大興善寺的方丈守素法師（約810年），以敷演法華經出名，皎然在詩中對他備極讚譽，守素在三十年內，誦法華經三萬七千次⁷⁰；在郭沫若所引用的岑參（

175-70）詩中，謂惠淨和尚反覆誦法華經達十年之久，從未下過他在懸崖頂上的隱廬⁷¹。提倡淨土的延壽禪師「日諷蓮經夜坐禪」⁷²。以專一的心念經，不管出聲或不出聲，都有助於得定，德清法師開示說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喉嚨喊破也徒然」⁷³。

陸沉之所以能夠潛心佛學，是由於同事的讒言使他丟了官，因而有讀經的時間。他認爲他的丟官，是因爲他前世虐待同事所受的報應，故想以德報怨謀求補救。佛教主張「怨親平等，心無憎愛」⁷⁴。寂天 *Santideva* 發誓「讓所有侮辱我、傷害我或嘲笑我的人都分享正覺。」⁷⁵謝靈運（385-433）因莫須有的叛國罪被判死刑，行刑前作臨終詩曰：「唯願乘來生，怨親同心願」⁷⁶。雖然提婆達多「世世專害佛」，但佛仍然感謝「善知識提婆達多」，因爲「令我具足六波羅密、慈悲喜捨等，所以得成正覺，廣度衆生者，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。」⁷⁷

觀音不僅「順緣增上令行者成就，化現無量三十二應身」，而且「逆緣增上令行者精進，化現無量魔難與魔軍」⁷⁸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附註

- ④0 分別見於淨緣社編「歷朝名畫觀音實相」（上海，1938）不載頁數。莊回生（字澹安，1626年生）所作的畫，及花山信勝著 *A History of Japanese Buddhism*，山本晃紹譯英（東京，1966），66頁。
- ④1 天息災譯「大乘莊嚴寶王經」卷二（大正大藏經，20:55b。）
- ④2 「緇門警訓」卷六「怡山然禪師發願文」（大正大藏經48:1073a）Philip B. Yampolsky 教授使作者注意到駒澤大學圖書館所編的「新纂禪籍目錄」（東京，1962，3頁），書中認爲怡山然就是詩僧皎然。作者手邊資料無法證實這一點。
- ④3 「法華經通義」，卷七（續藏經，第一輯，49套，5:473a）。
- ④4 蘇東坡集卷十三（萬有文庫4:15）「贈東林總長老」。「廣長舌」是佛三十二相之一，象徵佛不妄語。「大智度論」卷八（大正大藏經，25:115a）。蘇東坡的詩句讓我們想起延壽（字永明，904-75）聽到落葉聲音之後的開悟偈：「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。山河並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」（葛藤集）

- 45 印光 (1860 - 1940) · 「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發隱」，載於印光法師文鈔」，共四卷(蘇州，1947) 4:33b。
- 46 通理 (1746 年最享盛名) 撰 · 「法華經指掌疏」，卷七 (續藏經第一輯，95 號 5:428a)。
- 47 「應夢觀音贊」載於「蘇東坡集，續集」，卷十 (萬有文庫，13:11) 比較求那跋陀 (394-468) 譯 · 「楞伽經」，蘇東坡刊印作序云：「如水中月，不出不入。」(大正大藏經，16-506b) 梵琦則說：「水在地月在天，真體堂堂在目前。」(「觀音大士贊」載於「楚石梵琦禪師語錄」卷十三【續藏經第二輯，29 套，1:106b】)。
- 48 「六祖法寶壇經」，第三品 (大正大藏經，48:352b)。敦煌抄本稍有不同，比較陳榮捷譯 The Platform Scripture (New York, 1963) 64 及 65 頁 · Philip B. Yamposky 譯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(New York, 1967) 原文 71 頁，譯文 158 頁 “If you are deluded in your nature, Buddha is then a sentient being” (假如你是自性迷的話，佛就是眾生。)不過，一旦成佛，佛就不會退轉為凡夫。有趣的是，正如契嵩(1007-72) 所說：天鑿(六祖)在以勞工相示現的時候，目不識丁，但實際上他精通三教經典，時常援引，毫不費力。
- (契嵩編修 · 「傳法正宗記」卷六【大正大藏經，51:748c】)
- 49 「法華經通義」卷七(續藏經第一輯，49 套 5:473a)。
- 50 曇無讖 (385-433) 譯 · 「悲華經」卷七(大正大藏經，3:186a) 鳩摩羅什譯 · 「梵網經」(釋氏十三經本)，2:16b 第三十四，暫離菩提心戒)及 1:11b · 比較惠思撰 · 「受苦薩戒儀」(續藏經，第二輯，10 套，1:2a)。
- 51 Kern, Saddharma - Pundarika (Oxford, 1930) 128 頁。
- 52 「妙法蓮華經」卷七(大正大藏經，9:57ab) · Edward Conze, Buddhism: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(Oxford 1960) 152 頁 · 鈴木大拙 · Manual of Zen Buddhism (London, 1950) 34 頁。
- 53 竺難提 (法喜，第四世紀左右) 譯 · 「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」(大正大藏經，20:36b)。第七世紀的大乘詩人寂天 Santideva 說：「只要天地存在，菩薩就繼續克服世界的煩惱。願世界所有的苦難都降臨到我身上，願世界因菩薩的所有功德而快樂。」(入菩提行讚 Bodhicaryāvatāra · 見於 L. D. Barnett 譯 · The Path of Light 第二版 [London, 1947] 26 頁 · 又 Marion L. Matics, Entering the Path of Light (New York, 1970) · 232 頁。
- 54 Alan Watts 在鈴木大拙 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 (New York, 1963) 一書中的序文，25 頁。
- 55 鳩摩羅什譯「維摩詰所說經」第五品(大正大藏經，14:544b) · 比較泉芳璟譯 “Vimolakirti's Discourse on Emancipation” 載於 Eastern Buddhist 第三卷第三期 (1924) 234 頁中 · Richard Robinson 譯 “The Sutra Spoken by Vimalakirti” 打字本 (University of London, 日期不詳，23 頁)。
- 56 見彭際清 (1740-96) 述「居士傳」卷三十四「真希元吳毅夫傳」(續藏經，乙輯，22 套，5:458b)。瞿汝稷於 1602 年所撰的「指月錄」卷九，則認為這一段是道通禪師 (731-813) 和丞相于顛的機鋒問答，而非李翱和惟儼禪師的問答(續藏經，乙輯，16 套，2:103b)。仁俊律師在「山中小住」一詩中說：「遮人氣傲峯頭眼，遍地風雲定裏心。」(慧炬第 144 期【一九七六年四月】62 頁) · 當一個人體悟到「舉世無非撲火蛾」(鄭烘雲「佛州小草」中的無題詩，載於慧炬 137-38 期【1975 年，9、10 月合刊】(83 頁) 時，就會產生堅固的悲心。
- 57 張端義 (1242 年最享盛名) · 「貴耳集」(叢書集成，No. 2783, 2 頁) · 蘇軾 (東坡) · 「問答錄」(叢書集成 No. 2987, 4 頁) 則謂這是蘇東坡和其方外朋友了元 (號佛印，1032-98) 的問答。觀音執念珠的雕像，見於四川美術學院，雕塑系編 · 「大足石刻」(北京，1962) 24, 30, 31, 95 頁。
- 58 一般的佛教徒也像「基督教徒」，不會接受非人格化的上帝以代替人格化的上帝 (因為非人格化的上帝無法被愛)，然而一位「人格化的」上帝，並不是「玄秘主義者追求的對象」。『人格』的概念，莊嚴了『最高本體』，但却不是『最高本體』。Dionysius the Aeropagite, The Divine Names and the Mystical Theology, C. E. Rolt 譯 · 新版 (London, 1940) · 195 頁，註 ①)。
- 59 宋宗鑑集 · 「釋門正統」卷三 (續藏經，乙輯，3 套 5:396a) · 志警撰 · 「佛祖統紀」卷三十三 (大正大藏經，49:318c · 同續藏經乙輯，4 套，3:198b 卷三十四) · 鄭振鐸「天竺靈籤」(上海，1958)。比較，佛陀告誡比丘的五種邪命，見於智旭(號藕益)，1599-1655) · 「佛遺教經解」(續藏經，第一輯，59 套，1:14a) · 「大智度論」卷十九 (大正大藏經，25:203a)。Wolfram Eberhard 教授曾說：「觀音籤非常流行，甚至出現於日本

- 和美國加州。】(Studies in Chinese Folklore and Related Essays Bloomington, Ind., 1970 - 193頁。)
- ⑥1 曇無讖譯：「大般涅槃經」卷四(大正大藏經·12:385c)；鳩摩羅什譯：「大智度論」卷三(大正大藏經·25:79c)；鳩摩羅什譯：「維摩詰所說經」第四品(大正大藏經·14:524c)。
- ⑥2 曇無讖譯：「大般涅槃經」卷一(大正大藏經·12:367a)。
- ⑥3 「西遊記札記」載於「中國古典文學參考資料」共二冊(香港·1958), 2:139-40, 註1。比較夏志清“Comedy and Myth in the Hsi Yu Chi”載於周策縱編, “Wen - lin: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” (Madison, Wis., 1968) - 229-39頁。作者對該書的書評, 載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第九十二卷第二期。(1972年4-6月329-331頁, 尤其是第331頁。)
- ⑥4 被北川三夫教授稱為「中國佛教現存最佳之典範」的印順法師曾說：「中國佛教史上的道安、慧遠大師們，對於中國學術都有很好的造詣；出家學佛後，才能引導當時社會一般的知識界歸向佛法。」(「論僧才之培養」，載於「妙雲集」(台北·1972)下編之八·152頁。比較 Joseph M. Kitagawa, “Buddhism in Taiwan Today”載於France - Asie 卅三卷一七四期【July-August 1962】443頁。鄭僧一在「何時幸會謁支公」(慧炬·122期【1974年四月】49-50頁)文中曾提到這件事)。印順法師對世法出世法並重，印可了佛陀對文殊師利所說的話：「汝今莫入諸法甚深第一義諦，應以世諦而解說之。」(大般涅槃經，卷二十一，【大正大藏·12489a】)。
- ⑥5 李義山文集(四部叢刊)3:34b。
- ⑥6 杜甫引用「三車」(喻出法華經第三品·Soothill譯·86-94頁)，載於「酬高使君相贈」(楊倫 1747-1803)輯。「杜詩鏡銓」卷七(北京·1962)311頁。蘇東坡在「和郭功父韻送芝上人遊隱靜」的引文(萬有文庫·10:35)。蘇東坡的意見，見於大義(1696年最享盛名)；「法華經大成」卷九(續藏經，第一輯，51套·3215a)。
- ⑥7 劉蕡(1090年最享盛名)。「啟顏錄」，載於陶宗儀(1368年最享盛名)編「說郛」卷二十三(宛委山堂本，1647年重刻版)。「歷朝名畫觀音寶相」卷二跋文。比較慧遠對佛影的說法：「畢命一對，長謝百憂。」載於慧皎(552年最享盛名)撰：「高僧傳」卷六(大正大藏經·50:358c)·E. Zürcher 譯成英文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(Leiden, 1959) 243 頁。Zürcher 把「畢命」(在我們一生中)解釋為「在我們命終時(at the end of our lives)」。
- ⑥9 陸子元(陸沉傳)，載於彭際清述「居士傳」卷二十四(續藏經乙輯 22套·5:442)；比較陸游：「渭南文集」載於「陸放翁全集」(四部備要)·34:7b。字數是得自白居易：「白香山集」卷六十(萬有文庫·9:47)；與聖經的字數比較，得自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: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) (Edinburgh, 1910) 128頁。
- ⑦0 見段成式(863年歿)：「酉陽雜俎」續集卷五(叢書集成·No. 278·214頁。比較「守素傳」，載於贊寧(919-1001)：「宋高僧傳」卷二十五(大正大藏經·50:868a)。又參考皎然：「聽素法師講法華經」，載於曹寅(1658-1712)編「全唐詩」卷八二〇(北京·1960) 9244頁。
- ⑦1 郭沫若：「李白與杜甫」(北京·1972) 232頁。就像郭沫若以精通佛學的知識所指出的，我們可以很有趣地發現，自從明代以後即被稱為「詩聖」的杜甫，却在詩中自認為佛教徒，因此「詩佛的尊稱似乎更為恰當(189-195頁)」
- ⑦2 「永明山居詩」(江北木刻版，(885) 50頁。延壽居杭州永明道場十五載，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。(見於道原(1004年最享盛名)編：「景德傳燈錄」卷二十六(大正大藏經·51:422a)原則上，禪宗和淨土宗是彼此並容的，因為前者稱「死心即佛」，後者稱「此心即彌陀」)。
- ⑦3 「憨山大師費閑歌」，載於「禪門日誦」(香港·1965·天寧寺(1900木刻版節印本) 132b頁)。
- ⑦4 「大般涅槃經」卷十九(大正大藏經·12:479c)；比較「大智度論」卷五：「佛大慈仁無此事，怨親憎愛以等利。」(大正大藏經·25:94b)。
- ⑦5 L. D. Barnett, The Path of Light, 二版。(London, 1947) 42頁。
- ⑦6 「謝靈運臨終詩」，載於道宣(596-667)編「廣弘明集」卷三十(大正大藏經·52:356a)。
- ⑦7 德清：「法華經通義」卷四(續藏經，第一輯·49套·5:441a)。
- ⑦8 張澄基「介紹一個新觀音讚」，載於 Special Issue Celebrating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Eastern States Buddhist Temple of America (New York 1972) 37 頁。